



2011年的年夜饭,炸藕合、炸鱼、辣子鸡是持续多年的老三样。



2012年除夕,在新泰父母家吃年夜饭,家里多了一名大学生。

齐鲁晚报

年

A02

编辑:陈朋 美编:许雁爽 组版:韩丹
2015年2月26日 星期三

乡味



2015年除夕,一家人在父母在泰安的新家合影。新一年的年夜饭比较清淡。

团圆在岳母家



文/马洪利(济南长清)

新年的团圆饭是在岳母家吃的,筵席摆了两大桌。岳母慈眉善目,心地善良,虽已是快九十的老人,依然耳不聋眼不花,腿脚灵便。

儿女都十分孝顺,拿老人当宝贝看待。在新年团圆饭的席面上,儿孙轮番以茶代酒向她敬酒,并敬献了各自编写的祝福语,乐得众人合不拢嘴。

孙子择菜我调馅



文/陈文兰(临沂蒙阴)

大年三十年夜饭,全家老少一起办。

孙子择菜我调馅,孙女儿媳把馅包。

鸡鸭鱼肉都齐全,儿子掌勺把菜炒。

七大碟子八大盘,一家欢乐过大年。

瞧这一家子晒五年大餐



2013年除夕,年夜饭非常丰盛,餐桌旁多了一名小成员。

文、片/陈文进(济南)

一桌喷香的年夜饭,浓缩了家人整整一年的思念和等待。每年除夕夜,一家人能够暖暖地围在一起,吃着年夜饭,回忆过去的日子,诉说现在的变化,憧憬美好的未来,便是最美好的时刻了。

如今父母年纪大了,每年春节,儿女都要陪在他们身旁,一起在除夕夜吃一顿美味的团圆饭。

连续五年,我用相机记录了家人吃年夜饭的情景。从年夜饭的种类变化和家人数量及容颜的渐变,感受到的是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,不变的则是那化不开的年味和剪不断的血脉亲情。



2014年的年夜饭菜品精致,海蟹和野生海鲈鱼是年夜大餐。

曾经只能熬斤肥肉

文/张敏(泰安东平)

除夕夜,六岁的女儿看着满桌子的山珍海味,高兴地夹起一块葱丝拌猪耳,边吃边问我:“妈妈,您像我这么大时,过年都吃啥?”我笑着随口说:“我跟你这么大时,年夜饭除了没有海鲜,鸡鸭鱼肉基本上都有。”

接着,她又笑着问我公爹:“爷爷,您像我这么大时,过年都吃啥?”公爹愣了一下说:“要是能吃上两大片子肥猪肉,那就很不错了。记得我像你这么大时,因你老爷爷有病,把钱都花光了,过年只能熬一斤肥猪肉,你老奶奶把猪肉切成薄片,炖了一大锅白菜粉条。为争一片肉片,我和你大爷差点打起来。”

听公爹这么一说,女儿赶紧往碗里夹了一块火腿、一个大虾和一个四喜丸子,边往公爹手里递碗边说:“爷爷,您快多吃点补补吧。”女儿这么一说,全家人都被逗得笑成一团。

捡只野兔过个年

文/李本秀(泰安)

又到春节,1962年我家的那顿年夜饭又浮现在眼前。

那年腊月,为给奶奶看病,家里几乎花光了积蓄,都到腊月二十八了,还没筹到买年夜饭的钱。看着还在为别人套棉衣筹钱的娘,16岁的哥哥悄悄拉着我到山坡拾柴禾。当我正割乱树枝时,哥哥高兴地大喊:“妹妹,快来,这里有一只受伤的野兔!”我忙跑过去,原来是一只后腿被打伤的野兔。哥哥用小绳把兔子的两条前腿捆住,提回家去。母亲称了称,足足五斤六两,高兴得她一边剥兔皮一边说:“今年有这只兔子,谁能过个好年了!”那天晚上,母亲买了块猪油炆锅,放入白菜和粉条,炖了整整一八印锅的兔肉。全家人一人盛了一大碗,围坐在煤油灯下,又说又拉地过了这个年。

那是我长到14岁,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年夜饭。如今每年过年,我都要给孩子们们拉一拉,让他们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。